

## 第七回 假張良暗計圖連理

詩曰：

閑將青史悶難禁，古古今今事業深。  
謀似子房懷隱恨，智如諸葛淚餘襟。  
月當圓處還須缺，花若穠時便被侵。  
可笑愚癡終不悟，幾番機變幾番心。

卻說張良卿因一時酒後興高，便沒心把雪小姐的心事，都對柳友梅說了。後見柳友梅再三留意，又見詩句清新，到第二日起來，倒想轉來，心下到有幾分不快，因走到亭子中來。祇見李君文蓬著頭，背剪著手，走來走去，像有心事的。張良卿見了道：“老李，你想甚麼？”李君文也不答應。張良卿走到面前，李君文惱著臉道：“我兩個是聰明人，平日間自道能賽張良，勝諸葛，今日為何做這樣糊塗事起來？”張良卿道：“卻是為何？”李君文道：“昨夜那姓柳的，又非親，又非故，不過是一時乍會，為何把真心話，通對他說了！況他年又少，人物又生得風流逸秀，詩又做得好，他曉得這個消息，卻不是鴻門宴上放走了沛公！我們轉要與他取天下了。好不煩難麼！”張良卿道：“小弟正在這裏懊悔，來與你商議，如今卻怎生區處？”李君文道：“說已說了，沒甚計較挽回。”張良卿道：“昨夜我也醉了，不知他的詩，必竟與我如何，拿來再細看看。”李君文遂在書架上取下來，二人同看了一回，面面相覷。

張良卿道：“這詩反復看來，倒像是比我的好些。我與你莫若竊了他，一家一首，送到府裏去，燥脾一燥脾，風光一風光，有何不可？小柳來尋時，祇回他不在便了。”李君文道：“小弟昨夜要他做第二首，便已有心了，今仔細思量，還有幾分不妥。”張良卿道：“有甚麼不妥？”李君文道：“我看那柳月仙小小年紀，也像個色中餓鬼。他既曉得這個消息，難道倒罷了不成？況他又是錢塘學裏，他若自寫了去，一對出來，我們轉是抄舊卷了，那時便有許多不妙。”張良卿道：“兄所言亦是。卻又有一計在此，何不去央央學裏的周齋夫，叫他收詩的時節，但有柳月仙的名字便藏匿過了，不要與他傳進，難道怕他飛了進去不成？”李君文道：“此計甚妙！但祇是詩不傳進，萬一府裏要他，到學裏查起來，這事反為不美。就是柳月仙見裏面不回絕他，終不心死。到不如轉同他去做個明修棧道，暗度陳倉的計罷。”張良卿道：“怎麼一個明修暗度？”李君文道：“祇將這兩首詩通來寫了自家的名字，卻把兄昨日做的，轉寫了柳月仙的名字，先暗暗送與周齋夫，與他約通了，然後約同了柳月仙，當面各自寫了，一同送去。那周齋夫自然一概收詩。這叫做‘明修棧道’了，卻暗暗換周齋夫換了送去。那小姐若看見了你的詩好，自然把柳月仙遺棄了。那時他自掃興而去，兄便穩取荊州了，這不是‘暗渡陳倉’麼？”張良卿聽了滿心歡喜，道：“好算計，好算計！求要求韓信，拜要拜張良，畢竟兄有主意！祇是要速速為之。周齋夫那裏，卻叫那個好去？”李君文道：“這個機密事，如何叫得別人？須是小弟自去。祇是老周是個利徒，須要破些鈔，方得事妥。”張良卿道：“成大事者，不惜小費，這個如何論得！稱二兩頭與他，許他事成再謝。”李君文道：“二兩也不少了。”張良卿祇得袖了二兩銀子，用封筒封了，就將柳友梅二首詩，用上好花箋，細細寫了，落了自家的名字；轉將自家的詩，叫李君文寫了，作柳友梅的，卻不曉得柳友梅的名字，祇寫著‘柳月仙題’。寫完了，李君文並銀子同放在袖中，一徑到錢塘學裏來，尋周齋夫。正是：

損人偏有千般巧，利己仍多百樣奸。  
誰識者天張主定，千奸百巧總徒然。

原來這周齋夫，姓周名榮，乃是錢塘學裏的一個老值路，綽號叫做‘周酒鬼’。為人喜殺的是白物，耽殺的是黃湯。但見了銀子，連性命也不顧；倘拿著酒杯，便頭也割下來。凡有事央他，祇消一壺酒、一個紙包，隨你轉遞文字、賣囑秀才這些險事也都替你去做。

這日李君文來尋他，恰好遇他在學門前，背著身子數銅子，叫小的去買酒。李君文到背後，輕輕的將扇子在他肩上一敲，道：“老周，好興頭！”周榮回轉頭來，看見李君文，笑道：“原來是李相公！李相公下顧，自然興頭了。”李君文道：“要興頭也在你老周身上。”周榮聽見口中是上門生意，便打發了小的。隨同李君文走到轉灣巷裏一個小菴來，坐下，因問道：“李相公有何見諭？”李君文道：“就是前日詩題一事，要你用情一二。”周榮道：“這不打緊，祇要做了詩，我與李相公送到府裏去就是了。”李君文道：“詩已在此，祇是有些委曲，要你用情，與我周旋。”周榮道：“有甚委曲？祇要在下做得來的，再無不周旋。”李君文就在袖子裏摸出那兩幅花箋，道：“這便是做的兩首詩，一首是敝相知張兄的，一個是個柳朋友的，通是本學。老周你通收在袖裏，過一會，待他二人親送詩來，煩老周將他的原詩藏起，祇將此二詩送與府裏，這便是你用情處了。”周榮笑道：“這等說來，想是個掉綿包的意思了。既是李相公吩咐了，又通是本學的相公，怎好推辭作難？祇憑李相公罷了！”李君文來時，在路上已將二兩頭稱出一兩，隨將一兩頭，遞與周榮，道：“這是張相公一個小東，你可收下。所說之事祇要你知我知，做得乾淨相，倘後有幾分僥幸，還有一大塊在後面哩！”周榮接著包兒，便立身來說道：“既承相公盛情，我即同李相公到前面酒樓上，領了他的情何如？”李君文道：“這到不消了。張敝友在家候信，還要回來，耽閣不得了。容改日待我再請你罷！”周榮道：“既是今日就要幹正經，連我酒也不喫了，莫要飲酒誤他的事。”李君文道：“如此更感雅愛！”遂別了周榮，忙忙來回復張良卿。

此時張良卿已等得不耐煩，看見李君文來了，便迎著問道：“曾見那人麼？”李君文道：“剛剛湊巧，一到就撞見，已與他說通了。怎麼小柳還不見來？”正說不了，祇見柳友梅從園門邊走進來。原來柳友梅祇因昨夜思量過度，夢魂顛倒，起來遲了。又因與靜如和尚細談一朝，梳洗畢，喫了飯，到張家園來已是日午了。

三人相見過，張良卿道：“月仙兄為何此時纔來？”柳友梅道：“因昨夜承二兄厚愛，多飲了幾杯，因此來遲，得罪！”李君文笑道：“想是不要看雪小姐的新詩了？小弟今早倒已覓得在此。”柳友梅道：“原來兄不失信，既如此，乞賜一觀。”李君文道：“看便看，祇是我三人的詩，也要送去了。今早學裏來催，今晚可同送去罷。”柳友梅道：“承二兄見摯，更感雅愛。”李君文就在拜篋中取出一幅花箋，遞與柳友梅道：“這便是雪小姐的詩了。”柳友梅接來一看，祇見上寫一首七言律詩：

石徑煙染綠蔭涼，柳拖簾影透疏香。  
去時燕子憐王謝，今日桃花賺阮郎。

半枕夢魂迷蝴蝶，一春幽恨避鴛鴦。

雨絲飄處東風軟，依舊青山送夕陽。

原來這首詩，乃是杭州一個名妓做的。李君文因許了柳友梅的詩，祇得將來唐塞他。

柳友梅看了，笑道：“詩句甚好，祇是情竇大開，不像個千金小姐的聲口。此詩恐有假處！”李君文道：“這詩的真雪小姐的，為何假起來？”柳友梅將詩細看，祇是不信。張良卿道：“月仙兄看出神了！且去幹正經要緊，這時候也該去了，不要說閑話，誤了正事。”李君文道：“小弟詩未做完，沒分，祇要二兄快快寫了同送去。”張良卿與柳友梅各寫了自己的詩，籠在袖中，二人一同出園門，竟到錢塘學裏來。正是：

遊蜂繞樹非無意，螻蟻拖花亦有心。

攘攘紛紛戀春色，不知春色許人侵。

卻說柳友梅同著張良卿，一同到學裏來，恰好纔到學前，撞見了劉有美，忙問道：“我那裏不尋兄來，前日西湖上別後，兄寓在哪裏？小弟那日就返舍，令堂便著抱琴來問了幾次。這幾日不歸，懸望得緊哩！”柳友梅道：“小弟也就要返舍。”隨指著張、李二兄道：“祇因遇著張、李二兄，因此逗留這兩日。”劉有美道：“原來如此！”忙與張、李二生作了揖，敘了些舊。柳友梅問道：“劉兄今日何往？”劉有美道：“難道兄倒忘了？就是為詩題一事了。但不知兄又何往？”柳友梅笑道：“小弟也為送詩而去。”劉有美暗點點頭道：“那兩位莫非也是麼？”柳友梅道：“然也。”劉有美聽了，就忙忙的作別道：“小弟有事去了，兄若送了詩去，千萬速回！”柳友梅道：“多感，多感！”

劉有美去後，友梅就同張、李二生來尋周榮，各自付詩與他。卻說周榮見三人來，心下已自暗會。假作不知，道：“三位相公既然各有詩了，祇留在學裏，待在下送去就是。”三人齊道：“如此有勞你，明日詩案出了，請你喫喜酒罷。”周榮道：“使得，使得。”三人別了周榮回去。

柳友梅祇得又在棲雲菴住了一宿。到次早抱琴也尋來接了，就一同歸去不題。

且說劉有美遇見了柳友梅，為何如此著忙？他原來這日湖上，已有心盜襲柳友梅的詩句。到次日便訪知梅、雪二小姐的下落，便把暗記柳友梅的二首，寫好落了自家名字，封好，連忙趕到杭城，送詩到錢塘學裏來，也去央及了周榮。不期路上撞見了柳友梅，耽擱了半日，又聽他們說來，他們三人也為送詩，仍恐打破了自家的網，因此又叮囑柳友梅作速回家，自己急急忙忙的別去。正是：

天定一緣一會，人多百計千方。

縱使人謀用盡，那知天意尤長。

畢竟送詩以後，二小姐去取何如，且聽下回分解。